

老子本義

魏源著



老子本義

魏源撰

論老子

文景曹參之學。豈深於繡阮王何乎。而西漢西晉燕越焉。則晉人以莊爲老。而漢人以老爲老也。豈獨莊然。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。老子不復生。誰定之。彼皆執其一言而闡諸五千言者也。取予翕闢。何與無爲清靜。芻狗萬物。何與慈救慈衛。玄牝久視。何與後身外身。泥其一而輕其全。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。夫不得言之宗。事之君。而徒尋聲逐景於其末。豈易知易行。而卒莫之知且行。以至於今泯泯也。老子曰。有之以爲利。無之以爲用。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。然以有之爲利。天下知之。而無之爲用。天下不知。故恆託指於無名。藏用於不見。損之又損。以至於無爲。無爲之道。必自無欲始也。諸子不能無欲。而第慕其無爲。於是陰靜堅忍。適以深其機。而濟其欲。莊周無欲矣。而不知其用之柔也。列子致柔矣。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。故莊列離用以爲體。而體非其體。申韓鬼谷范蠡離體以爲用。而用非其用。則蓋返其本矣。本何也。卽所謂宗與君也。於萬物爲母。於人爲嬰兒。於天下爲百谷王。於世爲太古。於用爲雌。爲下。爲玄。故如蓋公黃石之徒。斂之一身。而微妙渾然。則在我之身。已義皇矣。卽推之世。而去甚去奢。化羸秦酷烈爲文景刑措。亦不啻後世義皇矣。豈若刑名清談。長生之小用。而小弊大用。而大弊邪。吾人視嬰乃如昨日也。萬物之於母。無一日離也。百谷於其王。未嘗一日離也。動極必靜。上極必下。曜極必晦。誠如此。則無一物不歸其本。無一日不有太古也。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。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。百變不離宗。又安事支離求之乎。反本則無欲。無欲則致柔。故無爲而無不爲。以是讀太古書。庶幾哉。庶幾哉。

二

老子道太古道。書太古書也。曷徵乎。徵諸柱下史也。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。故左史在楚。能讀墳索。尼山適周。亦問老聃。今考老子書。谷神不死章。列子引爲皇帝書。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。至經中稱古之所謂。稱建言有

之。稱聖人云。稱用兵有言。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。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。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。孔子觀周廟而嘉金人之銘。其言如出老氏之口。考皇覽金匱。則金人三緘銘。卽漢志黃帝六銘之一。爲黃老源流所自。藏室柱史。多識擇取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。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之義。皆深知禮意。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。而後禮之言。則知吏隱靜觀。深疾末世用禮之失。疾之甚則思古爲篤。思之篤則求之益深。懷德抱道。白首而後著書。其意不返斯世於太古淳樸不止也。氣化遞嬗。如寒暑然。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。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。一家高曾祖父子姓。有不能同。故忠實文皆遞以救弊。而弊極則將復返其初。孔子寧儉毋奢。爲禮之本。欲以忠實救文勝。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。不可謂非其時。而啓西漢先機也。然刪書斷自唐虞。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。夫相去太遠者。則勢常若相反。故論常過高。乃其學固然。非故激而出於此也。河上公曰。老子言我有三寶。一慈。二儉。三不敢。爲天下先。慈非仁乎。儉非義乎。不敢先非禮乎。易曰。德言盛。禮言恭。又曰。昔吾有先正。其言明且清。老子有焉。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。抑世可太古而人不之用乎。曰。聖人經世之書。而老子救世書也。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。則亦嘿爾已矣。自非然者。去甚去奢去泰之指。必有時而信於天下。夫治始黃帝。成於堯。備於三代。殲於秦。迨漢氣運再造。民脫水火。登衽席。亦不啻太古矣。則曹參文景。斷珣爲樸。網漏吞舟。而天下化之。蓋毒癘乎秦酷劑峻攻乎項。一旦清涼和解之。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。蓋病因藥發者。則不藥亦得中醫。與至人無病之說。勢易而道同也。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。今夫赤子乳哺時。知識未開。呵禁無用。此太古之無爲也。逮長天真未漓。則無竇以嗜欲。無芽其機智。此中古之無爲也。及有過而漸喻之。感悟之。無迫束以決裂。此末世之無爲也。時不同。無爲亦不同。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。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。老氏書賅古今。通上下。上焉者。義皇關尹治之以明道。中焉者。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。下焉者。明太祖誦民不畏死。而心滅。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。是也。儒者自益亦然。深見深淺見淺。余不能有得於道而使氣焉。故食其對治而三復也。

三

嗚呼。道一而已。老氏出而二。諸子百家出而且百。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。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。無得而稱焉。

傳之列禦寇楊朱莊周。爲虛無之學。爲爲我之學。爲放曠之學。列子虛無。釋氏近之。然性冲恬。未嘗貴我賤物。自高詆聖。惡惡自是。固亦無惡天下。楊朱而刑名宗之。莊周而晉人宗之。入主出奴。罔外二派。夫楊子爲我。宗無爲也。莊子放蕩。宗自然也。豈自然不可治身。無爲不可治天下哉。老之自然。從虛極靜篤中。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。以爲本。欲靜不欲躁。欲重不欲輕。欲豐不欲容。勝苛畏勝肆。要勝煩。故於事恆因而不倡。迫而後動。不先事而爲。夫是之謂自然也。豈澁蕩爲自然乎。其無爲治天下。非治之而不治。乃不治以治之也。功惟不居。故不去。名爲不爭。故莫爭。圖難於易。故終無難。不貴難得之貨。而非棄有用於地也。兵不得已用之。未嘗不用兵也。去甚去奢去泰。非並常事去之也。治大國若烹小鮮。但不傷之。卽所保全之也。以退爲進。以勝爲不美。以無用爲用。孰謂無爲不足治天下乎。老子言絕仁棄義。而不忍不敢。意未嘗不行其間。莊周乃以徜徉玩世。薄勢利。遂訶帝王。厭禮法。則盜聖人。至於魏晉之士。其無欲又不及周。且不知無爲治天下者果如何也。意糠粃一切。拱手不事事而治乎。卒之王綱解紐。而萬事瓦裂。刑名者流。因欲督責行之。萬物一付諸法。而已得清淨而治。於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。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。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。煦煦子子之仁義退。而涼薄之道德進。豈盡老子道乎。豈盡非老子道乎。黃老靜觀萬物之變。而得其闔闢之樞。惟逆而忍之。靜勝動。牝制牡。柔勝剛。欲上先下。知雄守雌。外其身而身存。無私故能成其私。所謂反者道之動。弱者道之用也。後人以急功利之心。求無欲之體。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。以乘其心之過不及。欲不偏不弊得乎。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。不忍傷人。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。樂其易簡直捷。而內實決裂以從己。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。莊子天下篇。自命天人。而處真人至人之上。韓非解老。而又斥恬澹之學。恍惚之言。爲無用之教。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。漢人學黃老者。蓋公曹參汲黯。爲用世之學。疏廣劉德。爲知足之學。四皓爲隱退之學。子房猶龍。出入三者。體用從容。漢宣始承黃老。濟以申韓。其謂王伯雜用。亦謂黃老主而申韓伯也。惟孔明澹泊寧靜。法制嚴平。似黃老非黃老。手寫申韓教後主。而實非申韓。嗚呼。甘酸辛苦味不同。斷於適口。藥無偏勝。對症爲功。在人用之而已。內聖外王之學。闇而不明。百家又往而不返。五穀羹糗。同歸無成。悲夫。知以不忍不敢爲學。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。

四

老子與儒合乎。曰否否。天地之道。一陽一陰。而聖人之道。恆以扶陽抑陰爲事。其學無欲則剛。是以乾道純陽。剛健中正。而後足以綱維三才。主張皇極。老子主柔實剛。而取牝取雌取母。取水之善下。其體用皆出於陰。陰之道雖柔。而其機則殺。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。不善者則深刻堅忍。而兵謀權術宗之。雖非其本真。而亦勢所必至也。老子與佛合乎。曰否否。竊冥恍惚中有精有物。卽所謂雌與母。在佛家謂之玩弄光景。不離識神。未得歸於真寂海。何則。老明生而釋明死也。老用世而佛出世也。老中國上古之道。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。故近禪者惟列禦寇氏。而老子固與禪不相入也。宋以來禪悅之士。類多援老入佛。經云民不畏威。大威至矣。蘇子由乃謂人苟於死生得喪之妄見。坦然無所怖畏。則吾性中光明廣大之大威。赫然見於前矣。何異指鹿爲馬。種黍生稗。尊老誣老。援佛誇佛。合之兩傷。何如離之兩美乎。河上公注不見漢志。隋始有之。唐劉知幾卽斥其妄。所分八十一章。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章。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。皆大同小異。又谷神子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之首。唐君相以絕學無憂繫上章之末。訖元吳氏澄。近日姚氏鼎。又各以意合併之。而姚最舛矣。史遷統言著書五千餘言。而妄人或盡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。傳奕定本又多增淫文。王弼稱佳兵不祥章。多後人之言。傳奕謂常弔救人四語。獨見諸河上之本。韓非最古。而所引恆遜於淮南。開元御注。而贅文臆加於食母。其他瀟玄酒。和太羹者。何可勝道。矧夫流沙西去之誕。燕齊迂怪之譚哉。著其是。舍其非。原其本。析其歧。庶繚比於述。而好古者。

史記老子列傳

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莊子稱孔子攝宋皆南之鄉見老子。遷鉅碑則稱老子楚相。相人。壽文引莊子往老子陳國相人。今屬苦縣。與佈相近。水經注陰溝篇。東南至佈爲過水。過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。即春秋之相。王莽更之爲賴陽。又東逕賴陽城南。又北逕老子廟東。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。相縣虛荒。今屬苦縣故城。猶老子生於曲陽。曲陽云云。尤爲詳備。賴陽音。名耳。字聃。姓李氏。姚鼐曰。此據後漢書桓帝紀往引史記原文如此也。俗本李伯陽。證曰聃。蓋唐開元間自稱老子裔。而猶者遂移老子傳居首。又並史文改之也。釋文引史記曰字聃。河上公曰字伯陽。張守節正義云。聃耳優無輪也。疑老子耳優無輪。故名耳字聃云云。是唐初本猶未改也。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。皆稱氏字。晏平仲適伯玉老聃子產是也。匹夫無證。聃又非證法。其妄無疑。莊子稱老子居佈。夫佈者宋地。而宋國有老氏。然則老子其佈人子姓。子之轉爲李。猶之轉爲弋。彭城近佈。意謂常居之。故曰老彭。猶屋爲稱。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。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。子所言者。其人與骨皆已朽矣。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。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。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。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。態色與淫志。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。若是而已。孔子去。謂弟子曰。鳥吾知其能飛。魚吾知其能游。獸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爲罔。游者可以爲綸。飛者可以爲矰。至於龍。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。其猶龍邪。朱子曰。或謂老彭即老子。余嘗亦疑此。以會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。即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可見周之史官。掌國之典籍。三皇五帝之書。如五千言。亦或古有是籍而老子傳之。列子引黃帝書。即谷神不死章也。陳橫曰。孔子問禮於老聃。必是於問之中。而寓規之意。老子知之。故言去子之驕氣云云也。不然。孔子方虛心請教。何驕之有乎。老子修道德。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。見周之衰。乃遂去至關。關令尹喜曰。子將隱矣。強爲我著書。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。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。莫知其所終。漢書揚雄傳。言老聃著虛無之言。兩篇。即史記所謂上下篇也。道

據稱漢景帝以老子意體宏深。改子爲經。勅朝野通習。而唐明皇御注。又分道經德經之名。河上公八十一章注。則又各立篇名。皆應造非古。故今惟分上篇下篇及第幾章。以復其舊。其字句之異。則釋文已謂老子本衆多乘。杜光庭謂後人或盡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。今尤不可不審擇也。或曰。老萊子亦楚人也。著書十五篇。言道

家之用。與孔子同時云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。或言二百餘歲。以其修導而養壽也。漢書藝文志。道家。老萊子十六篇。高士傳稱老萊子避楚王之聘。列女傳稱老萊子行年七十。爲嬰兒以娛親。而莊子則云老萊子出薪。遇仲尼謂曰。去汝耨耜。與休容知。斯爲君子矣。而國策客謂黃齊亦云。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。示之以齒之堅也。六十而盡相靡也。與老子言行殊相觸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。孔子之所嚴事。於周則老子。於楚則老萊子。則是判然二人。皆與孔子同時。左傳有萊駒。是萊氏而稱老。魯列禦寇師老商氏。皆有道書者之士所稱也。自孔子死之後。百二十九年。而

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。始秦與周合而離。離五百歲而後合。合七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。或曰。儋卽老子。或曰。非也。世莫知其然否。畢沅曰。古聯儋字也。又云。瞻。耳垂也。又云。耽。耳大垂也。聲義相同。故並借用。南方有瞻耳之國。山海經曰。耳曼作儋耳。淮南子作耽耳。又呂覽老聃作老耽。皆其明證。鄭康成曰。老聃古壽考之號。斯爲通論矣。

老子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。宗爲魏將。封於段干。宗子注。注子官。官玄孫假。仕於漢孝文師。而假之子解。爲膠西王卬太傅。因家於齊焉。史記考證曰。漢武感於神仙方士。故司馬遷作老子傳。著其鄉里。辭其子孫。以明老子亦人耳。非所謂乘雲氣。御飛龍。不可方物者也。故一則曰隱君子。再則曰隱君子。良史心苦矣。張守節注。謂引神仙荒唐悠謬之論。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乎。黃氏曰。鈔曰。道家謂黃帝上天。老子西出關。爲長生不死之證。然黃帝之墓。好道之漢武親經之。老聃之死。學道之莊周親載之。又何以稱焉。世之學

老子者。則紬儒學。儒學亦紬老子。道不同不相爲謀。豈謂是邪。李耳無爲自化。清靜自正。黃帝治效莫著於鎮世。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。我好靜而民自正之語。以明其宗。而正其末流也。

莊子天下篇曰。以本爲精。以物爲粗。以有積爲不足。儻然獨與神明居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。建之以常無有。主之以太一。以濡弱謙下爲表。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。關尹曰。在己無居。形物自著。其動若水。其靜若鏡。其應若響。芴乎若忘。寂乎若清。同焉者和。得焉者失。未嘗先人而常隨人。老聃曰。知其雄。

其動若水。其靜若鏡。其應若響。芴乎若忘。寂乎若清。同焉者和。得焉者失。未嘗先人而常隨人。老聃曰。知其雄。

守其雌。爲天下谿。知其白。守其黑。爲天下式。人皆取先。己獨取後。曰受天下之垢。人皆取實。己獨取虛。無藏也。故有餘。雖然而有餘。其行身也徐而不費。無爲也而笑巧。人皆求福。己獨曲全。曰苟免於咎。以深爲根。以約爲紀。曰堅則毀矣。銳則剝矣。常寬容於物。不削於人。可謂至極。關尹老聃乎。古之博大真人哉。

老子本義目次

論老子	一
史記老子列傳	五
上篇	一
下篇	三一
附錄	六八
跋	七一

老子本義

上篇

道可道。非常道。名可名。非常名。無名。天地之始。有名。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。以觀其妙。常有欲。以觀其微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。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。衆妙之門。無名無欲四句。司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讀。河上公諸家皆以名字爲讀。丁氏易東曰。老子曰。道常無名。始創有名。則上二句以有無爲讀者非也。下二句或援莊子云。建之以常無有。正指老子此語。然老又云常無欲可名於小。是又不當以莊例老也。陳景元吳澄皆以此兩者同爲句。亦通。

至人無名。懷真抱朴。而未嘗語人。非秘而不宣也。道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。及迫關尹之請。不得已著書。故鄭重於發言之首。曰道至難言也。使可擬議而指名。則有一定之義。而非無往不在之真常矣。非真常者而執以爲道。則言仁而害仁。尚義而害義。襲禮而害禮。服老子子詐僞之習出。而所謂道者弊。而安可常乎。老子言道。必曰常。曰玄。蓋道無而已。真常者指其無之實。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。老子見學術日歧。帶有彌迹。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教之。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爲道。恐其無所管識。因以天地萬物之理指示之。猶恐其不親切也。復即人心無欲有欲時返觀之。又恐其歧有無爲二也。而後以同謂之玄。渾微於妙。總括之。凡書中所言道體者。皆觀其妙也。凡言應事者。皆觀其微也。惟夫心融神化。與道爲一。而至於玄之又玄。則衆微之間。無非衆妙。凡言守雌。言不爭。言慈儉。言柔弱。種種衆妙。皆從此常無中出矣。故曰衆妙之門。蓋可道可名者。五千言之所具也。其不可言傳者。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。全書大旨。總括於此。所謂言有宗。事有君也。○吳氏澄曰。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形。無名者道也。有名者德也。老子之意。蓋以虛無爲天地之所由。以爲天地者。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。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。以爲萬物者。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。故其道其德。以虛無自然爲體。柔弱不盈爲用。觀妙之妙。道也。妙之一本者。衆妙之妙。德也。妙之散殊者。衆氏故曰。欲猶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。之欲。微。微如道微之微。言物之盡處也。晏子云。微者德之歸。列子云。死者德之微。皆指盡

處而言。蓋無欲之爲無不待言。惟方其有欲之時。人皆指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。則復歸於無矣。斯與妙何以異哉。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。此蓋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。故曰玄之又玄。衆妙之門。蘇氏轍曰。凡遠而無所至極者。其色必玄。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。

右第一章

天下皆知美之爲美。斯惡已。

兩已。蘇本作矣。

皆知善之爲善。斯不善已。

劉瓛本。此句上亦有天下字。

故有無相生。

顧歡及龍興碑本無故字。奕本。六相字上並有之字。

傳

難易相成。長短相形。

王弼本。形作較。與傾韻不協。

高下

相傾。音聲相和。

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。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而不辭。

陸希聲及御覽引皆無焉字。傳及碑本。作作而不爲始。畢沅謂辭始聲通。以此致異。

生而不有。爲而不恃。功成而不居。夫惟不居。是以不去。

傳奕兩居字並作處。何上公作弗居。末三句從淮南子。

此明首章常名無名之情也。蓋至美無美。至善無善。苟美善而使天下皆知其爲美善。則將相與市之託之。而不可常矣。此亦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類。然當其時。適其情。則天下謂之美善。不當其時。不適其情。則天下謂之惡與不善。聖人知有名者之不可常。是故終日爲而未嘗爲。終日言而未嘗言。豈自知其爲美爲善哉。斯則觀微而得妙也。若然者。萬物之來。雖亦未嘗不因應而生。不有爲不恃。終不居其名矣。夫有名之美善。每與所對者相與往來興廢。以其有居則有去也。苟在己無居。夫將安去。此乃無爲不言之美善。無與爲對。何至於笑斯惡。善斯不善哉。斯真所謂常善也。○作焉不辭。碑本作作而不爲始。義正相備。蓋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。此因應無爲之道也。吳氏澄釋爲言詞之詞。謂天何言哉。姚氏鼐謂作使也。以身爲萬物使而不辭其勞。皆非本意。

右第二章

姚氏鼐合此章與下章爲一。云萬物作焉以下。處無爲之事也。不尙賢以下。行不言之教也。今

不取。

不尙賢。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使民不爲盜。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

傳奕本作使民。

心。淮南子。是以聖人之治。去聲。李道純本。無之治二。虛其心。實其腹。弱其志。彊

其骨。常使顯本下。無知。如。無欲。使夫。音。知者不敢爲也。知去聲。王弼本作智者。焦竑云一本無敢字。傳奕

本無也字。爲無爲。則無不治。治去聲。傳奕本。治作爲。又

老子救世之書也。故首二章統言宗旨。此遂以太古之治。矯末世之弊。夫世之不治。以有爲亂之也。有爲由於有欲。有欲由於有知。日啓其無涯之知。而後節其無涯之欲。是濫觴江河。而徐以一葦障之也。太上未嘗自謂有知。未嘗見有可欲。故其治世也亦然。所謂賢者。專指瑰材畸行而言。蓋君子好名。小人好利。賢與貨皆可欲之具。是故人以相賢爲尙。則民恥不若而至於爭。貨以難得爲貴。則民病其無而至於盜。皆由見可欲耳。治世人尙純樸。無事乎以賢知勝人。物取養人。無貴乎難得而無用。則賢與不賢同用。難得與易得等視。民不至見之以亂其心。而爭盜之原絕矣。夫民心之不虛者。以其有可尙可貴可欲之事也。志以不弱者。以其有爭盜悖亂之萌也。今既心無外慕而虛矣。則腹雖實而含哺鼓腹。自無所紛其心。志無忿競而弱矣。則骨雖強而精足筋完。自無所逞其力。蓋道以虛爲體。以弱爲用。無事乎實與強也。故可實者惟腹而已。可強者惟骨而已。以虛弱爲心志。而置強實於無用之地。則其心志常無知無欲矣。無知無欲則無爲。縱有聰明知識者出。欲有所作爲。而自不敢爲。無爲之爲。民返於樸而不自知。夫安有不治哉。張氏爾岐謂心腹志骨四者皆借喻也。聖人之治。於華豔之事則務空之。於質樸之業則務充之。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。於自玄之實則務崇之。使民無知而不生分別之見。無欲而不起貪得之心。其說亦通。至後世養生家亦借四者爲說。則舛矣。

右第三章

道沖而用之。沖。說文作盅。傳奕本亦作盅。淮南子及又弗盈。河上王弼本作或。不盈。開元

又不滿。此淵令似萬物之宗。淵令河上本作淵字。釋文作淵會。挫其銳。解其紛。紛。碑本

從淮南子。一作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湛令似或存。碑本無今字。或存作常存。河上吾不知其誰

之子。象帝之先。陳象古本無下無之字。

此章乃常無觀妙之事也。說文曰。虛。器虛也。道之體本至也。而用之有能不盈者乎。則淵然其深。物物而不物於物。似萬物之宗矣。夫人之用所以常失之盈者。恃己之銳而與人爲紛。以己之光而照人之塵也。挫其銳則紛自解矣。和其光則塵自同矣。是其用之能不盈也。雖今若存。則其體仍虛矣。世或有斯人。則體用一源。復乎道之本然。象帝之先矣。而誰其能之哉。李氏約曰。象似也。道性謙約。故不云定處其先而云似。蘇氏轍曰。銳挫紛解。則不流於妄。不搏於物。外患已去而光生焉。又從而和之。恐其與物異也。以塵之至雜而無所不同。則於萬物無所異矣。聖人之道如是而後全。則湛然常存矣。雖存而人莫之識。故似或存耳。源案末二語就體道之人言之。方平易親切。諸家皆謂推極。然問道爲誰氏之子。既太支離。而推道爲在帝之先。又太幻渺。故並不取。

右第四章

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爲芻狗。聖人不仁。以百姓爲芻狗。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。王弼作獨。傳奕作讀。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。傳奕作言多。碑本作多聞。不如守中。

谷神不死。是謂玄牝。此從河上本。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。碑本作多聞。下玄。玄牝之

門。是謂天地之根。諸本天地之根無之字。惟列子及傳奕本有之。綿綿若存。用之不勤。

此老子知己道不行。憫世亂之不救。而思遺世隱處。獨善其身之言也。聖人斥當世之君。予聖自雄者。結芻爲狗。用之祭祀。既畢事則棄而踐之。老子見亂世民命如寄。故感而言曰。悲哉天地有時而不仁乎。乃視萬物如土苴而聽其生死也。聖人其不重仁乎。乃視斯民如草芥而無所顧惜也。諉之於天地。尊之爲聖人。蓋悲天憫人。無所歸咎之詞。然將諉之於天地。而天地不可諉也。夫天地無心而成化。猶橐籥然。中虛無物。氣機所至。動而愈出。所謂顯諸仁。藏諸用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。是聖人固宜有憂矣。天地無心而成化。聖人則有心而無爲。百姓萬物之責。在於聖人。則非天地之能芻狗之。而人之芻狗之矣。言至此而老子不欲長言矣。然則吾生天地間。既不能使民物各遂其性。而吾亦將自棄其性。一任天人之芻狗乎。近取諸身。則吾身一小天地。

也。返觀默識。吾有中而自守之。亦何爲曉曉多言。以其身深與天下事。而自取理數之窮乎。黃帝之書有之。其言谷者即中也。牝即谷也。不存之存。所以立體。無用之用。所以應物。誠能體此而守之。小則爲養生專氣之術。大則爲虛靈順應之道。何窮之有哉。蓋虛無因應用之于世。則爲聖人無爲之治。既不得用。則徒言何益。適足招損耳。不如約其道而用之。返諸一身。微妙渾然。而在我之天下。已較皇矣。此太上無言之教也。○外彙內篇。機而鼓之。致風之器也。屈竭也。首以天地聖人並言。而繼但言天地。不及聖人者。是即老子不欲多言之故也。數窮。釋文謂理數勢數也。中者虛中。謂心也。谷牝皆中之喻。谷神喻其德。玄牝喻其功也。谷之於響。惟其無所不受。是以無時不至。是其神之存於中而長不死者也。天下之物。惟牝能受能生。若夫受而不見其所以受。生而不見其所以生。則尤玄妙不測之牝也。可以母萬物。而萬物皆從此門出。豈非天地根乎。是即首章所謂無名天地之始。有名萬物之母也。是常道也。綿綿若存。觀妙之事。用之不勤。觀微之事也。吳氏澄曰。谷虛則神存於中。若存即神之存。勤猶勞也。凡氣逸用之則養而日增。勤用之則虛而多耗。神常存則氣不耗散也。

右第五章

河上公多言守中以上爲前章。姚氏繇以多言守中合下谷神爲後章。蓋二句乃承上轉下之

語。故上屬下屬皆可相通。而義終未備。惟永樂大典所載王弼本及吳澄本合爲一。今從之。案列子引谷神以下爲黃帝書。可見老子言方畢。因引古語以明之。其不得別爲一章無疑。此章自來解者皆首尾橫決。詞義間隔。其尤誤者。莫如以不仁爲狗。爲明因物無心之德。夫人與狗爲二物。若聖人之於百姓。同一人耳。安得而獨狗之乎。且三寶首慈。天將衛之。以慈救之。而憐憫致禍於佳兵不祥之戒。若以不仁爲教。豈一人之言而矛盾若此。且如其說。與通章亦不相貫。而以應審爲守中之喻。以數窮爲多言之耗氣。皆支離之甚。王氏雖有曰。後世不明於獨狗萬物之言。而因謂道德之稱。施爲刑名。此亦多言數窮之驗。老子著書而其言若此。夫非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乎。斯論得之矣。

天地長久。碑本作天長地久。

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。黃茂材本。地下有之字。程大昌本無者字。且字碑本無。當從之。以其不

自生。故能長生。長生碑作長久。

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。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

私邪。

傳奕非字作不。河上本無非邪二字。此從淮南子及王弼本。故能成其私。

上章谷神不死而爲天地根。此天地之所以長久也。天施地生而不自私其生。故能長生。使天地而自私其身。則天地亦一物矣。何以能長且久哉。是以聖人處柔處下。本以先人而後其身也。而人愈貴之。寡欲無求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。而人愈不害之。其後身外身。夫非心之無私邪。乃身以先且存焉而成其私。亦理勢之固然耳。程氏俱曰。天地人一源耳。天之所以爲天。地之所以爲地。人之所以爲人。固同。而天地之能長且久。人獨不然者何哉。天不知其爲天。地不知其爲地。今一受形而爲人。則認以爲己。曰人耳。人耳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。而營分表之事。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。而騁無益之求。貴其身而身愈辱。厚其身而身愈傷。是世之喪生者。非反以有其生爲累邪。黃老之情如此。豈養生家自私其身者所得託哉。李氏嘉謨曰。天不愛其施。地不愛其生。是謂不自生。不自生。萬物恃之以生。故能長生。此天施地生之道。所以未嘗一日息也。

右第六章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

陳景元作又不爭。

處衆人之所惡。故幾於道。

處。傳。宋。微。作居。

宗本衆人下無之字。惡去聲。傳。奕。本。道。下。有。矣。字。

居善地。

心善淵。

與善仁。

傳。奕。作人。

言善信。政善治。事善能。

動善時。夫惟不爭。故無尤。

傳。奕。尤。下。有。矣。字。

李氏贊曰。凡利物之謂善。而利物者又不能不爭。非上善也。惟水不然。衆人處上。彼獨處下。衆人處易。彼獨處險。衆人處潔。彼獨處穢。所處盡衆人之所惡。夫誰與之爭乎。此所以爲上善也。居善地以下。則言聖人利物而不爭之實。非仍指水也。呂氏惠卿曰。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。以其善下之。所謂居善地也。七者皆出於不爭。而要以處善地爲本。蓋居善地則能處衆人之所惡。故不爭而天下莫能與爭矣。吳氏澄曰。所舉居善地以下數事。皆擇取衆人之所善者以爲善。非上善也。惟有此善而能不爭。如水之源處上而甘處於下。乃上善也。衆人惡處下。則必好處上。欲上人者有爭心。有爭則有尤矣。不爭則何尤之有。○蘇氏轍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天一生水。道運而爲善。猶氣運而爲水也。二者皆自無而有。去道未遠。故可名之善。未有上於此者焉。道無所不在。水無所不利。避高趨下。未嘗有所逆。善地也。空處湛靜。深不可測。善淵也。挹而不竭。施不求

報。善仁也。圖必旋。方必折。塞必止。決必流。善信也。洗滌羣穢。平準高下。善治也。以載則辟。以鑑則清。以攻則堅。殲莫能敵。善能也。不舍晝夜。盈科後進。善時也。夫有不善而未免人非者。以其爭也。水惟兼此七善而不爭。故無尤矣。源案居善地以下諸解。或以水或以人皆可通。惟卽以此數者爲上善。則不若以不爭爲上善之說之得焉耳。

右第七章

持而盈之。不如其已。

持。司馬本作持。

揣而銳之。不可長保。

傳奕本。作量而悅之。王弼亦作悅。此從淮南子。保。碑本作寶。

金玉滿室。莫之能守。

室。河上及諸本作室。此從王弼傳奕本。

富貴而驕。自遺其咎。

驕。司馬本作驕。

功成名

遂身退。天之道。

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。王弼作功遂身退。李約本名作事。此從淮南子所引。

持而盈之。謂盈而持之也。揣而銳之。謂銳而揣之也。知盈而持。知銳而揣。已爲不善。況盈不持而金玉滿堂者乎。將多藏厚亡。莫之能守矣。况銳而不揣而富貴益驕者乎。將未能驕物。先自遺咎矣。蓋滿而不溢。所以長守富。高而不危。所以長守貴。夫何以能不溢不危哉。法天之道而已。日中則昃。日滿則虧。四時之運。成功者退。天地尚然。而況於人乎。亢之爲言也。知進而不知退。知存而不知亡。知得而不知喪。是以動而有悔也。聖人成功而不有。安有盈名遂而不居。安有銳。蓋隨事大小而能自全。故曰成曰遂也。若不知自足。則何時而爲成。何日而後遂邪。此言非必處山林。絕人事。然後可以入道。雖居功名富貴之域。皆可守而行之也。

右第八章

載營魄。

營魄。爲魂。

抱一。

傳奕作壹。古今字。

能無離乎。

河上公無六字。

專氣至柔。

諸本作致。

能如嬰兒乎。

絳除玄覽。能無疵乎。愛民治國。能無爲乎。天門開闔。能爲雌乎。明白四達。

能無以知乎。生之畜之。生而不有。爲而不恃。

釋文云。河上本治又作活。知又作智。特作特。○爲雌。河上公作無離。○河

上王弼本無爲無知。前後互易。傳奕本。爲乎知乎。有兩以字。○絳云。一本無生之畜之四字。

長而不宰。是謂玄德。

此章字句。並從淮南子。

靜。苟心爲物役。難之爲二。則神不守舍。而血氣用事。惟抱之爲一。使形神相依。而動靜不失。則魂即魄。魄即魂。何耗何昏。乃可以長存。蓋非偶載之難。亦非抱一之難。而常不離之難也。修身養生。道皆如此。專。即易其靜也。專之專。言專一純固。無所發露。所謂純氣之守也。有一毫失之粗。則剛而不能柔。必如嬰兒之和氣內充。一而不雜。而後爲至柔也。至人外不爲魄所滯。內不爲氣所使。其自洽可謂善矣。然猶恐有餘疵之存也。未學之疵。粗而易改。既學之疵。微而難除。或守之徒滯而運用不靈。或執之未化而常存我見。是皆足爲病。而未盡合乎玄也。必加以滌除瑕垢之功。重以返觀內照之鑒。其果純合自然。而無所疵已乎。焦氏竑曰。前三言者。老子示人可謂切矣。然智者除心不除事。昧者除事不除心。苟誤認前言。其不以輓斷爲學者幾希。故又示之曰。我所言載營魄者。非拱默之謂也。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。所謂爲無爲也。專氣致柔者。非鬱閉之謂也。即天門開闢而能爲雌也。所謂雄守雌也。滌除玄覽者。非昧晦之謂也。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。所謂知不知也。夫愛民治國。天門開闢。明白四達。其於生之畜也。爲之長之。皆不廢矣。而無爲也。爲雌也。無知也。則生不有。爲不恃。長不宰者。非玄德而何。此關尹子所謂在己無居。形物自著。莊子所謂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者。夫豈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哉。蘇氏轍曰。聖人於道。既以治身。又推其餘以治人。然皆以無心過之。苟有其心。則愛民者適以害之。治國者適以亂之也。陽動陰靜。一開一闢。治亂廢興所從出。衆人當此際。患得患失。每先事而徵福。聖人循理而知天命。則待倡而後和。所謂先天而天弗違。後天而奉天時者。言其先後適與天命會耳。故能爲雌者不失時也。李氏贊曰。抱玄守一。神不外馳。則中有主。而天門開闢常在我矣。彼世之不能自主者。有開則將。不待迫之而自起。有闢則逆。不能無事而常足。是內姪也。安能抱一而不離乎。張氏爾岐曰。元覽即觀妙觀微之觀。天門開闢。指心之運動變化言。朱子曰。老子之學。以虛靜無爲。仲退自守爲主。與莊生釋氏之旨。初不相蒙。而說者常欲合而一之。以爲神常載魄。而無所不之。此解老者之通蔽也。

右第九章

三十幅共一轂。當其無。有車之用。埴埴以爲器。當其無。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爲室。當其無。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爲利。無之以爲用。